

【口述城事】

□夏季青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济南著名户外运动者贾献珣老师亲笔签名的《钻山沟》一书,书中详尽介绍了南部山区的很多景点,其中黄草岭最令我着迷。看看这段文字吧:“连绵起伏的黄草岭山势浑圆,视野开阔。秋季的黄草岭天高云淡,难怪好多驴友到了黄草岭都有到了高原的错觉。”我没去过高原,所以对近在咫尺的黄草岭充满了向往。

深秋的一日,老公陪我去黄草岭。乘车先到仲官镇,再打的去西老泉村。在村头向一中年妇女打听黄草岭,一脸茫然。又问一白胡子老人,也压根不知。他们指着村南的山说,山上是老泉岭,没听说过黄草岭。我想眼下也只好爬上去看看,也许老泉岭就是黄草岭。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就登山了。

山并不高,只是没走多远就觉得脚背有针刺感,低头一看,哎呀,密密麻麻的草针挂满了裤腿,如同刺猬,连鞋带上都挂满了刺,这就是俗称的鬼针草。春天它的嫩叶嫩茎可食,秋天

误入大山深处

天可真讨厌。摘除草刺继续前行,一个小时后到达半山坡一大片开阔地,抬眼一望,一座牌坊上书“九重天景区”,黄草岭难寻觅,九重天却如期而遇。这个景区位于仲官与张夏镇的交界处,藏在深山鲜为人知。据介绍附近就是穆桂英的家乡穆柯寨,至今还有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北门遗址,附近还有潘家村。就为了那可恶的潘仁美,至今穆姓与潘姓都不通婚。据说农科院的专家还在附近山上发现了穆桂英曾用过的降龙木。想不到这里居然是穆桂英的家乡,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吧。

我们不想走回头路,就顺着山路向东走,上面的村子是于家盘,下面的是焦家台。举目四望群山连绵,往下俯瞰是荣天大峡谷。途中有亭,我们在此小憩,然后在弯弯曲山中且行且游。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路边野菊花热烈地绽放着,酸枣出奇的大,赶上乐陵小枣了,味道也甜。山风在树梢上飒飒而过,鸟儿在山野里快乐地啁啾,

此外再无杂声。新修的盘山路整洁平坦,偶尔有汽车穿过,没有游人没有村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忘记了世俗的烦恼,好似世外桃源,天地间仿佛就只有我和老公,不知前方的山路带我们去何方,真怕找不到返回的路,心里不免惴惴。

终于看见地里有位躬身劳作的农民,经他证实这是于家盘村,他指点我们一条穿村而过的近路。山路弯弯,峰回路转,好像永无尽头。行走了三个小时,终于走出大峡谷,来到了焦台村。

在村道上遇见一位推独轮车的老大娘,打听去省道的方向。老大娘爽快地说,你们跟我们走吧。她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如实相告。她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到我家我给你们下点面条去。我们忙说带了吃的,已经吃过了,谢谢。我问她多大岁数了,她说77岁了。我不由惊讶,不像!这么大岁数还干活啊。大娘说,我要到积家峪摘柿子去。然后又说她在大队里呆了十来年呢。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曾经当过大队干部。我说大娘你原来当什么干部啊,她说妇女主任。她说又说杏花节的时候她接待了好些旅游的人呢。

我对老公说给大娘照张相,老公就上前急走两步,对着她举起相机,大娘说,呦!还给我照相……说着一把就拽下了包头的毛巾,反应好敏捷呢。照完相,我说等几天把照片给你寄过来。大娘说我姓张,村里就我一个人姓这姓,我叫张继英。说话间已来到省道,大娘说你们就在路边等车,坐到张夏(镇),再倒车去济南就行了。她还不放心,又交代同村等车的两个年轻人,让他们关照我们。最后再三说你们到杏花节再来,一定到我家去。然后才穿过马路到南面的积家峪去了,此去还有十几里山路呢。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半了,从西老泉至此,我们已经奔波了五个小时了。虽然黄草岭未找到,误入大山深处也是一番新的体验。几天后把照片给张大娘寄去,她来电话说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前两天,高中同学从新疆来济南出差,我们在恒隆将肚子吃得圆鼓鼓后,手挽手地去趵突泉溜达。为啥要手挽手,因为雾大,看不清路,互相搀扶着不至于走着走着就丢了。

即便雾霾天,我依然兴致勃勃地带他从趵突泉的西边绕了一圈,特意显摆地说:“导游一般都不走这条路,只有本地人才会这样逛。”说着,我们走到了一片长满竹林的小道上。

【80后观澜】

手挽手,
冬日来看泉

□巨苗

“哇,这里的竹子冬天也是绿呀!”同学惊奇得很,新疆的树到了冬天基本上整齐划一光秃秃的,叶子落得精光,满眼都是树干的青灰色。济南的竹子或是树的一部分也是冬眠去了,早早就露出演出结束,明年再见的姿态;也有一部分植物一直绿着,刮风也没见掉下多少叶子,下雪也不妨碍它继续硬挺挺的精神着,只是灰尘太多让它显得有点落魄。

夏天的清晨,有不少人在这条路上。这阵子,大家都不愿意当人肉吸尘器,哪怕这竹子还依然绿着。“看这水底下全是鱼,”我指着那影影绰绰的红色。“可为什么鱼儿跑到水深的地方去了?”“那是因为水深的地方温度高。”要是没点科学知识,我真以为连鱼都嫌弃了这样的天气,不愿意离水面近一点。

趵突泉里的人不多,开着的展馆冷冷清清,工作人员都裹得严严实实地坐在里面一动不动。若是穿的颜色朴素些,盯久了看,还以为是一动不动的塑像。同学兴致挺高,拉着我每一间都要问这问那,我苦恼起来这么多次竟然没有好好做过功课,简直是一问三不知。其中有一间是出售一位民间艺人的剪纸,一个坐着弹琵琶的女子,连面部的阴影都剪了出来,令人惊叹。我俩仰着头,看了许久,心生赞叹。

新修缮的万竹园我是第二次来,前后左右走了个遍,不知道此时来这里转悠的都是些什么人。反正人一少,大家都慢下来,石榴树,密密麻麻爬满窗户的藤蔓,空空荡荡的亭子,都显出与平时不同的韵味。

“看看,那就是趵突泉。”

“真的吗?这就是?你不要骗我!”

唉,自从我透露若干年前把一特要好的朋友拉到泉城广场的泉标下指着印着“趵突泉”三字的牌子告诉她这就是趵突泉之后,心里十分懊悔,发誓此后一定要陪人看真的。

“这是真的,觉得咋样?”“歹哪,歹得很。”同学相当满意,虽说刚从杭州过来,却对此景赞不绝口,外地方言都冒出来了。我俩笑盈盈地在泉边合影,真棒,完全不用拨开其他人的脑袋也没有照出来不知道照的是谁的烦恼。本以为冬季没什么雨水会导致趵突泉喷得软弱无力,出人意料比想象中强劲太多,那个架势也完全不在乎人多人少,有人赞美还是无人喝彩,自顾自喷得那个欢哟。

当然,我们也顺道去了大明湖,湖面在雾气中相当朦胧暧昧。两只野鸭嬉戏,大部分的游船在休息,偶尔的一条船轻轻穿过湖面。我俩在岸边吹了吹风,聊了聊天。

我说,济南的冬天咱应该去找个传统的木炭铜质火锅店,来两斤现切的羊肉,白菜豆腐粉丝下锅,麻汁小料一蘸,糖蒜少不了,啤酒再下肚,那才叫完美呢。

【休闲地】

□黄伟民

去年“华不注”曾刊登过一篇《千米相望“夫妻”大法桐》的文章,里面提到山东农科院三宿舍附近有一棵济南最大的法桐树,已有70年以上树龄,称其是济南的法桐树之王。

其实法桐树与济南结缘的历史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济南开埠,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在济南经二纬二路附近人行道上,有一棵直径足有一米多的法桐树,至今仍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虽然这棵树的确切树龄谁也说不上来,但从一些零零碎碎的济南的旧资料中可以猜出一二。

最近,笔者在经四路370号“济南商埠文化博物馆”参观时,见到了几组商埠区初期拍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是1919年摄于经二纬二路周边的。从照片中依稀可见,当时的法桐树直径已有十几厘米粗。算下来,这棵树已经八九十年了。所以,这棵树也许才是济南的法桐树之最。

说起经二路,不得不提的就是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了。据资料记载,当初济南开始建商

法桐树的记忆



经二纬二路路北粗大的法桐树。

饭后逛街遛弯的市民,大家又会三三两两地聚在路边拉呱聊天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借着路灯和霓虹灯光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为此,经二路周边居民消夏的夜景,也成为当时济南的一种市井文化。

我从记事起就居住在经二路附近,一直到因拆迁搬家,在那里足足生活了30多年。那段

历史在我记忆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济南东扩以及泉城路扩建改造,商业中心逐渐向东转移。整个经二路渐渐失去了繁华景象,也慢慢地变得冷清了。但是道路两旁的法桐树依然繁茂,法桐树的根系仍然牢牢地扎在那里,至今还在向世人述说着经二路的百年历史。

【历下亭】

□鲁黔

民间传说,在宽厚所街,街西两大户翻建时,都想扩大房基向外扩建,一户求在京做官的亲戚帮忙,这位京官回复:“两家争斗为一墙,让他五尺又何妨。居邻不忘睦为主,宽厚所致持家长。”这首诗不但化解了这场邻里争端,且留下了一个街道美名。

宽厚所街太有名了,乃济南府四大名街之一,尤其牛的是民国年代第一条柏油马路便在此建起。金家大院、张家大院、沈家大院,都是清末民初的古宅,张姓的官邸被近代的开发商拆掉了,那条街和古宅却变成了记载中的故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家搬到了张姓官邸院落那所宽厚所街的西小王府路口处,当我们去舜井街高台子打酱油时,那些个街道老户的孩子们便会用小石子之类的砸我们,口中喊着:“砸你们这些狗崽子!”文革年代,老干部的后代

消失的袁家大院

备受欺负!难道还稀罕吗?连刘少奇、邓小平的后代都下了乡,朴方老兄受辱难忍跳楼把腿都摔断了。

某年某日的夏日,院内邻里的小友敲开了我家的门,急匆匆地告诉我:“海燕哥,外面一大帮人找你,你出去看看吧。”我睡眼惺忪地穿着拖鞋走到大门口,努力睁开眼,却见数十人之多的街孩子迎面走来。

我心脏突收缩了一下,我知道他们来找事的,是来对付我的,灵台一闪,我附耳微语告知小友:“你去街东头叫鸣武……”约十分钟,鸣武来了,他右手拿着三角刮刀,十分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我轻声地耳语:“武子,你千万别动刀子,你先看我如何打!”

说时迟那时快,我冲着带头的少年突发左直拳,命中——打在鼻梁上,血溅人倒,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们都转

身落荒而逃……打架后,我悟出一点道理,那就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鸣武家住宽厚所街东首路北,他的祖上曾是光绪皇帝的四品御医,当时济南府有老字号,北京同济堂、济南宏济堂,还有绍兴的达生堂为医界大家。老人家心地善良,给皇帝、大官看病是不会白看的,拿银子,拿金子,不拿白不拿。然而回到家里,回到当时的中医大堂里,遇到那些黎民百姓,那些缺吃少穿的穷人来求医就诊,袁老御医却十分仗义,分文不取。

鸣武乃袁氏御医的重孙子,排行老五,我与他十多岁时相识,同窗共读三年有余,每至放学,经历山街归来,便先到他家玩耍。在我少时的记忆里,在他家的两进四合院里,房子很高大,墙很厚,且雕栏画栋,典型的一座清代宅子。走进室内,在焚香炉的壁上悬挂着一

个漆黑的古琴……

鸣武炫耀地告诉我:“这琴乃宋代古琴,弦五根,是祖上留下来的,上面有金锭五枚镶嵌,我爸说乃宫、商、角、徵、羽,即五音六律。”少年时,我很佩服袁家的兄弟姐妹,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之外,另兼会无线电、修手表、玩航模,超乎寻常年龄段所能。父母的遗传基因、家庭环境的熏陶真是不可低估啊!假如不是在那个非常的年代,假如不是生不逢时,袁老伯,一个五十年代留学德国回来的教授,家里岂能不出三两个科学家呀……

“文革”终于结束了,又过了二十多年,宽厚所街的百姓们都先后搬走了,袁家大院卖了,金家、沈家等诸家的房子都易主了,然后,宽厚所街一条四百多米长的老街也在推土机和民工们的辛勤劳作下化为了一片废墟。那座袁家宅院也随之永远地消失了……